新闻热线：010—58884050
E-mail：changetougao@163.com
■责编 句艳华
科技日报
2016年3月19日 星期六

■玉渊杂谭

磕开“硬核”是纪念大师的最好方式

文·眉间尺

2016年，和大师纪念联系在一起。汤显祖逝世400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年，塞万提斯逝世400年，还是鲁迅逝世80年。把今年称作“大师年”，似也并无不妥。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全球范围内共同组织纪念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汤显祖三大世界文化名人逝世400周年活动。而在国内，对这四位大师的纪念活动也早已拉开帷幕。

浏览这些纪念活动的报道，不禁产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之感。虽然，这些纪念活动中多少还可以发现或直露或潜藏的商业动机、政绩驱动或文化猎奇，但不管怎么样，纪念文化大师毕竟是一大善举，它像闹钟一样定时提醒着世人，回顾大师们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而这对于推动学术和文化繁荣总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这无疑值得欣喜，但话说回来，更多的却是忧思。

一方面，正如人们时常哀叹的，“今天的我们处于一个不出大师的时代”，以及不时见诸报端的“假大师”们那些真骗子行径，都令人不忍再听“大师”二字。另一方面，更可忧虑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打开大师的正确方式。请看，官方的纪念活动大多是座谈研讨、出版文集、影视作品这标配“几大件”，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大师故里的纪念活动则大多修家谱、摆阔气，甚至明里暗里打着借鸡生蛋的小九九；文化人们的纪念活动又爱用所谓再解读、重塑造的解构手法，以大师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说是纪念大师，实则宣传自己，仿佛纪念者成了被纪念者，被纪念者反而沦为了一块踏脚石。凡此种种，均令人心忧。

客观地说，在任何时代，大师都不属于所有人。能成为国民偶像的，一般总是颜值大于价值的娱乐明星，绝不会是文化大师。拿鲁迅来说吧，无论是在世还是今天，其思想并非人人都能接受，也未必人人都能理解。而400年来，汤显祖的剧作在国人中也非老少咸宜。至于舶来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就更不用说了。这其中，有地域差异而导致的文化折扣，也有时代不同而带来的理解隔阂。很多时候，都市白领在写字楼里津津乐道莎翁作品，和“小镇青年”迷恋看电影，在文化心理上具有高度同构的一面，本质上都是阶层美学的自我标签。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否认大师依然有其不因时空变化而消失的思想价值，这就是大师的“硬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纪念大师时，应保持的正确姿态，就是像一只坚韧的松鼠那样，努力磕开这颗“硬核”，呈现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之处。比如，汤显祖在作品中对真性情的讴歌，对人的解放的期待和颂扬；又如，鲁迅对吃人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的深刻解剖，以及把自己当做匕首投向黑暗的决绝，等等。当然，除了硬核，大师也有柔软的侧面，他们也有情爱甚至八卦，这些趣闻轶事读来轻松解颐，酒桌之上又可作高雅的谈资，还能发在朋友圈示人以博学。或许是迎合了这一心理，一些以大师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对此大书特书，并自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大师，更有甚者把“大师”当成了老母鸡，截翅剁爪，以断章取义的只言片语、捕风捉影的琐细小事，熬成一锅“鸡汤”奉上。实际上，对大师硬核的回避，是对大师最残酷的阉割。当我们为发现了大师日常化的侧面而欣喜若狂，必须记得，如果没有大师凌然傲立的正面，这一侧面毫无意义。这就好比，我们完全可以陶醉在诗情画意的月光之中，但再多的赞美也无法改变它反射的是太阳的光芒这一事实。

磕开“硬核”的工作是艰巨而痛苦的，但有勇气的淘金者都知道，淘金必须要深入到真正的矿井中去，翻检矿渣有时也会有惊喜，却从来没有人在矿渣堆中变成富翁。

■人物纪事

我读贾平凹

文·史飞翔

第一次听说贾平凹这个名字是在小学读书的时候。那时课本里有他一篇文章《盼儿》。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是《语文补充教材》的第四课。在这之后我又陆续学了他的《一棵小桃树》、《丑石》等。正是这些散文使得年少的我对贾平凹充满了崇敬和向往。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萌生了想见贾平凹的念头。

2005年12月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会议快要开始的时候，忽然有人说“贾老师来了”。于是人们闻声而起。紧接着我便见到了众人簇拥下的贾平凹。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黑色圆领毛衣外加牛仔、足蹬皮鞋、肩挎小包。一番寒暄握手之后坐定。这时我看见他从随身背着的包中拿出一大堆的白色药片，拧开一瓶“娃哈哈”，头一仰，“咕噜”一声，药片入喉。会议开始后，他坐在主席台上，歪着头，一手托着腮帮子，神情严肃、面色凝重。透过午后温暖的阳光我看到他硕大的脑袋、佛一样高且宽的额头、乌黑浓重的眉毛以及右眼下颧骨上的一颗熠熠黑痣。哦，这就是贾平凹！——那个从少时就盘踞我心头满是向往和好奇的念头，此刻终于得到了满足。原来贾平凹并不神秘、高大。他是如此的普通、如此的素朴。

那次研讨会的近距离接触让我对贾平凹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直观的认识。此后我愈加关注起贾平凹，当然我的关注仅指阅读层面。2006年的整个春节我都在读一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插图珍藏本《贾平凹散文》。对于这本书我是逐字逐句读的。读的很仔细。每遇精辟处便用笔作个记号。我不忍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只好每天睡前读两三篇。反复咀嚼、一再揣摩。那感觉如同食肉，啧啧有声、满口余香。阅读中我发现贾平凹散文的某些篇章和段落那绝对是“鬼斧神工”，是上天在借贾平凹之手（之口）说出自己想要说而不能说或不便说的话。通过这次阅读使得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贾平凹天生是一块写散文的料，他的散文要比他的小说好。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作为同居一城的文学同道，我时常能在各种会议上见到贾平凹。距离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2月27日举行的陕西散学学会文艺评论委员会成立。那天贾平凹病了，但却一诺千金，带病坚持出席会议，而且是早早就到了。刚进门有美女找他合影，他却说：“我得先把大家招呼一下。”说完和与会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包括倒水的服务员。一个小小的举动却打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大家都说，贾平凹真的成了大师了。举手投足都有大师的范。那天他在他的散文集《天气》的扉页为我写下一句话：“天气即天意。”

了解一个作家最好、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最近几日，我一直在阅读这本有贾平凹签名、题词的散文集子《天气》。在我的心目中贾平凹是一棵参天大树。他对文学的态度和胸襟值得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去学习、效仿。贾平凹说，世界需要他睁大眼睛。贾平凹说，他永远要用奥林匹克的精神去和文学拼争。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下过如下文字：“我认为贾平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不在于他写出了多少部长篇小说、多少篇散文，而在于他那种孜孜以求、永不停歇，不断开拓创作题材、不断探索创作手法、不断深化创作境界、不断挖掘创作潜力的，像老黄牛一样俯首默默耕耘的文学的追求精神。”这段话代表着我对贾平凹的认识和评价。

■科林碎语

科学没有性别

文·高爽

3月是女性的季节。我有幸受教于两位杰出的女性天文学家门下，她们的才华与魅力让我一直沐浴在天文学研究的春光里。历史上，在没有计算机的天文学时代里，女计算员们不辞辛劳地完成了枯燥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伟大发现。她们都是天文学历史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楷模。

但是，由于文化原因，女性科学家一度不能被科学界和公众接纳。成就如居里夫人，也依然会由于私生活原因遭到学术圈嘲讽。即便被接纳，也不得不压抑自身的女性气息，以去性别化的文化为标准对待生活与工作。而在今天这个媒体发达、政治昌明、女性基本权益有了保障的时代，女性天文学家的地位也有着脆弱的一面。

天文学者是一项相当特殊的职业。一方面，为了获得职业准入资格，女性必须接受和男性同样的智力乃至体力挑战。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特别能够通过个人才华而产生创造性成果的行业，先辈的名字还在熠熠生辉，吸引着大批年轻女性的加入。

▲玛莉亚·米切尔
◀卡洛琳（右）与哥哥威廉

天文学界的“女计算员”们

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极富影响力的女天文学家。天文学也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所以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对女性的偏见，女性因此必须比男性同行工作更加努力。这些值得彰显荣耀的名字包括卡洛琳·赫歇尔——18世纪末英国著名彗星猎手和星图大师赫歇尔的妹妹；世界上第一位女天文学教授玛莉亚·米切尔；以及20世纪初的哈佛女性计算员安妮·坎农和勒维特等人，坎农改进的经典恒星分类今天仍然广泛应用，勒维特发现的标准烛光规律可用来估算宇宙中的距离。

但是，她们总是以“计算员”这一名称整体出现在文献的细枝末节当中。她们被征召，也仅仅是因为男人们不屑于做大量重复性的工作，而她们口不能言，取得成就后被边边角角的文献所记录……这已经是天文学的历史上女性难以奢望的好待遇了。

伟大的彗星捕手卡洛琳·赫歇尔总是以“赫歇尔的妹妹和助手”的身份出现。直到1865年才出现第一位女性天文学教授，还是任职于自己创办的大学里。从古希腊到近代以来，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女性天文学家可以用一个巴掌数完。在古希腊，女性没有资格参与自由辩论，也不可能出现在体育场上和男性共同竞技、学习天文学。在中世纪的欧洲，女性被视作魔鬼的代言人，让女性掌握知识，是罪大恶极的事，将招来严重的灾祸。在古代中国和印度，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财产。近代的美洲，女性只是单纯地忙碌于增加生育。文明从未在这个问题上文明过。

女性还没有权利走上街头参与社会工作的年代刚刚过去没多久，我们就在此谈论其权益，似乎奢侈。但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沉默太久，才让真正芬芳的未来显得可贵。

从女学生到女教授

今天，在没有战乱和宗教压迫的地方，女性18岁开始本科学习，22岁读研究生，24到25岁的时候转为博士生，30岁左右拿到博士学位，幸运者可以立即开始第一个博士后岗位的工作。35岁左右，可以考虑申请某个大学的教职，或是研究所的研究员身份。差不多40岁的时候，教职可以比较稳定。之后的道路，取决于运气和自身努力的双重因素。

看起来，这份年表说得通，但是请问，这名女同学应该在什么时候结婚、生育、哺乳？即使完全不考虑女性的生理小困难和中年瓶颈，在上面这些问题上，如何做到两性平等呢？在今天的职业道路发展体系上，如果哪位女同学在成为教授之前，明晃晃地站出来质问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生育，恐怕只会自取其辱。“生活和工作是无关的两个话题”，这一看似大公无私的男权视角已经统治我们太久了。

可是我们都知道，科学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天文学离不开观测数据的积累、新思想的引进、大胆的试错、扎实的理论知识。这些都是年轻人擅长之道。如果绝大多数优秀的女学生早早选择了放弃，这是天文学的损失，也是女性本身的损失。

调查发现，天文系的女性研究生毕业生中，很高比例的女性都将离开科研，转而投身相对稳定的基础教育工作，而女性博士研究生则相反。硕士生毕业阶段分流掉的，以女性为主。

沉默的玫瑰

天文学，似乎看上去是一个高大上的领域。对普通公众来说，天文学家似乎都是参透宇宙真理的智者，致力于为人类描绘宇宙的真实图景。这样的人也会伤害人吗？

去年10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文学教授Geoff Marcy被查出长年对女学生性骚扰。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是太阳系外行星研究的领军人物。最先发现的100颗太阳系外行星，有70颗出于他的贡献，而其人的性骚扰情况已多年。最令人恼怒的是，有一位受害人说，“人人都知道他的破事，可是谁都不敢说话”！这位明星教授用学业权威控制了女学生们的声音和态度。

物化女性，尤其是年轻女学生，成了个别天文学家的骄傲。Marcy是孤立的情况吗？可惜不是。今年初年轻的引力波研究领域的教授加州理工大学Christian Ott被举报对女学生实施性骚扰。Ott教授深陷对自己一名女研究生的爱恋而不能自拔，长期用电子信息进行骚扰……

这些例子恐怕很难让人相信是个例。那些受害人不愿意、不敢、不忍诉之于公众的邪恶教授们，又有多少被我们傻傻地当成了楷模？

沉默的玫瑰啊，这是怎样的悲伤。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深深烙在人心中的一些丑陋文化还在作梗。“受害的姑娘本身也是有责任的……男人的行为也正常……个人的损害要服从于大局……要尊敬师长……”这些言辞，有毒！

科学有性别吗？

“男孩子更适合学数学、物理这样的专业，而女孩子一开始可能学得不错，越往后就会越吃力。”相信此类言论是很多国人的信念。有些学者甚至公开宣扬有很多不适合女性从事的专业领域。比如周国平不止一次表示，“女性研究哲学，对哲学和女性都是伤害”。

天文学，从某种层面上说是大理科的综合领域，它非常依赖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知识基础，甚至在前沿的天体生物学和行星科学领域，也离不开大气科学、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知识。再加上对观测数据的依赖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天文学也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技术的辅助。因此，天文学成了逻辑思维的尖峰领域，也就成了迷信中女性的禁域。

然而科学研究表明，两性在智力上不存在根本差别。在天文系和天文台的环境里，有很多年轻女学生表现出精彩的个人魅力和学术实力。她们耐心、专注，充满激情，有明确的规划，有杰出的灵感，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果。

这当然不是因为女性智慧在短短几年里有了进化，而是因为我们正在构建一个越来越平等的舞台。教育机会、社会宽容度、原生家庭的支持、基于特殊生理的安全保障等个人之外因素的进步，才可以让更多女性从容选择。

当有一天，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年轻姑娘都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爱而选择工作方向，这将是多么美妙的时代！

科学、天文学，不该有性别，因为它们都是人类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和造福自身的美好努力。天文学中的一次观测、一条公式、一组数据也没有性别，因为它们都是实现目标的客观表达，是无论男女的头脑中都可以复现的光彩。科学论文的发布更不该有性别，印刷成册的每一句话，都是整个社会智能的体现。无论男女，都有资格成为揭开宇宙大幕的英雄。

写给男性天文学家

直到今时，我们还是习惯于称呼男性天文学家为“一位天文学家”，而称呼女性为“一位女天文学家”。我们评价女性学者，依然掩盖不住内心的小心思，即首先考虑外貌是否惊艳，其次性格是否温婉，最后才想起来还有学术水平这一重要维度需要照顾。

我们对女性专业学者的刻板印象和类型化的思想，对女性、天文学都极为有害，甚至对男性同样有害。男性会因此产生巨大的身心压力，不敢展现出柔软的一面，甚至在学术言论中难以实现谦逊、温柔、有余地的表达。反过来，这样的展现——集体展现——进一步反馈回大众内心，造成更深一层的刻板印象和类型化思想。

作为男性科学从业者，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显然，最基本的操守不能马虎，但观念升级更为可贵。招收女性研究生能否只从学业水平加以衡量，而不幻想身体带来的瓶颈？外貌、性格、为人、家庭状况等，能否渐渐退居到学术水平之后，直到不再成为参考？更进一步，能否解放自己的内心，把自己放到和女性同样的世界里，用学术语言对话学术问题，用坦诚和自由对话？

作为男性从业者，作为三千年来一直主导天文学领域的群体，我们能否充满自信地相信：我们和女同行毫无本质区别，女同行的存在和发展，对我们自身和学科发展都大大有益。

在《天文学史》课上，我曾经这样说过：

“我想对在座的男同学说，未来有一天，也许你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请不要忘记，那可能是因为女性比你付出了更多的不容易。”

“我想对在座的女同学说，未来有一天，也许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会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你记得，天文学和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有你们的存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讲师）

词说文学史（26）

刘成群

浪淘沙·贺铸

谁复补轻绡？念此魂销。夜阑杯酒过吴桥。回望阊门离别地，云影迢迢。

窗外种芭蕉，细雨潇潇。还将旧曲伴春潮。锦瑟华年谁与度？多少无聊。

浪淘沙·周邦彦

月榭柳依依，弄碧丝丝。此生离散有天知。秀靥小唇今在否？再会无期。

吴客几时归？放棹秋湄。一竿瘦竹伴斜晖。风扫霜威寒入袖，黄叶纷飞。

浪淘沙·陈与义

帆雁正浮空，万里长风。轻舟小棹冷云东。北望可堪回白首，晚烟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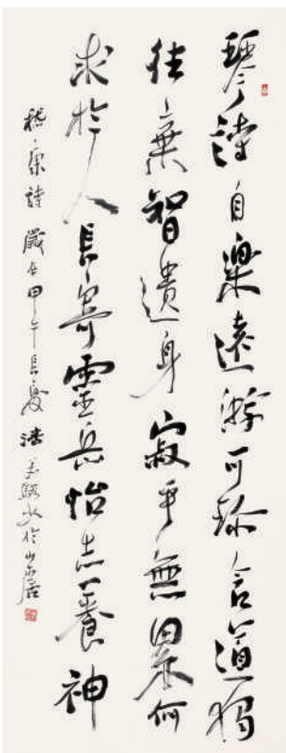
信笔写穷通，非为求工。凭他后世说三宗。忽有好诗生眼底，看取丹枫。

浪淘沙·张元幹

把剑忆华年，旧事如烟。悲咤河洛尚腥膻。怅望关河空吊影，徒倚清寒。

举世笑狂狷，我自慵眠。兴来高咏独鸣舷。赖有西湖花事在，春水迷天。

■艺苑



书法（行书）

潘若骏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